



[英] 柯南道尔 著

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The Hound of Baskervilles

中国致公出版社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The Hound of Baskervilles

〔英〕柯南道尔 著

宋燕鹏 赵小兰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英)柯南道尔著;宋燕鹏,赵小兰等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 ①巴…②恐… II. ①柯…②宋…③赵…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19 号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

译者:宋燕鹏 赵小兰等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振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83.375

字 数:4766 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52-5/1·005

定价:375.00 元(全二十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全译本)

第五辑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绿林英雄罗宾汉

秘密花园

灰姑娘

皇帝的新装

血字的研究·四签名

福尔摩斯冒险史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恐怖谷

华生医生回忆录

福尔摩斯归来记

最后致意

小公主

居里夫人自传

左拉传

贝多芬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木偶奇遇记

磨坊书简

基度山恩仇记(上下)

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下)

邮购地址：北京市水碓子邮局82号信箱 刘军

邮 编：100026(免收邮资)

E-Mail: ZZTX@sohu.com

导 读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是阿瑟·柯南道尔最得意的长篇杰作之一，堪称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代表作，讲述的是在巴斯克维尔家族中，三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的“魔鬼般的大猎狗”的神秘传说，像传说的那样，查尔兹爵士在离伦敦不远的一块沼泽地里死于非命。

阿瑟·柯南道尔（一八五九～一九三〇）是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剧作家。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行医十余年，收入仅能维持生活。后专写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几经退稿才发表，以《四签名》闻名于世。一八九一年弃医从文，遂成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五个桔核》等。一八九四年决定停止写侦探小说，在《最后致意》中让福尔摩斯在激流中死去。不料广大读者对此愤慨，提出抗议。柯南道尔只得在《空屋》中让福尔摩斯摆脱困境，又写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恐怖谷》等侦探小说。一般认为，埃德加·爱伦·坡是探案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则把侦探小说推向了新阶段，但柯南道尔因为塑造了福尔摩斯，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家。

一件件如雾般的离奇案件，一位生活在雾都的名侦探，交织成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侦探故事；英伦名探福尔摩斯经过一世纪的传颂，已俨然成为侦探的代名词，即使没读过侦探小说的人，也知道福尔摩斯这号人物！在正统的文学史上，侦探小说甚至无立足之地，然而愈来愈多的人投入这类题材的创作，同时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也对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给予新的评价。《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历经百年仍立于不坠之地，绝非偶然，他的文学艺术价值依

旧在世人的心中闪闪发光，亦足以在西方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小说主人公福尔摩斯如今已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福尔摩斯的办公地点也成了旅游点。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明，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柯南道尔被成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成为世界最畅销作家之一。本书还收入了作者有代表性的作品《恐怖谷》。

目 录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5)
三 疑案	(10)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7)
五 三条断了线的线索	(25)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33)
七 梅利瑟宅邸的主人斯台普谷	(38)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47)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51)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62)
十一 岩岗上的人	(67)
十二 沼地的惨剧	(73)
十三 设网	(80)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88)
十五 回顾	(96)
恐怖谷	(103)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105)
一、警告	(105)
二、福尔摩斯的论述	(112)
三、伯尔斯通的悲剧	(120)
四、黑暗	(128)
五、剧中人	(138)

六、一线光明	(148)
七、谜底	(159)
第二部 死酷党	(172)
一、此人	(172)
二、身主	(179)
三、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193)
四、恐怖谷	(205)
五、最黑暗的时刻	(214)
六、危机	(223)
七、伯尔弟·爱德华的高招	(232)
八、尾声	(240)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每天早晨总是起得很晚。他现在正在吃早饭。我从小地毯上拿起了昨夜那位客人落下的槟榔子手杖。它精美而又沉重,顶端有个疙瘩。紧靠顶端的下面有一圈很宽的银环。上面刻有“送予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杰姆士·摩梯末,C.C.H.的好友们赠”,还刻有“一八八四年”,这是一根私人医生常带的手杖。

“啊,华生,你怎么看?”福尔摩斯背对着我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你后脑勺上长眼睛了吧。”

“我眼前有一把镀银咖啡壶。”他说,“你怎么看这位客人的手杖呢?没见到他,对他此行的目的也不知晓。因此,这件纪念品就显得很重要了。你看一看,然后形容一下这个人。”

“从别人送他的礼品看,我认为他是一位年纪不轻的成功的受人尊敬的医学界人士。”

“不错!”

“他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经常步行。”

“为什么?”

“因为这手杖虽然很别致,但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在城市里的医生一般是不会再用的。下端的厚铁包头也被磨损得很厉害,很明显用了很久了。”

“很对!”

“那上面刻着‘C.C.H.的好友们’,我想也许是个猎人协会,他大概为这个协会的成员作过治疗。所以,他们才送了这根手杖

表示感谢。”

“你真是大有进步，华生。”

他把手杖拿到窗前用放大镜仔细观看。

“虽然简单，但很有趣，”他说着又坐回那张长椅，“手杖上的确有一两处能说明问题，可以作为我们推论的凭据。”

“我漏掉了什么呢？”我问。

“华生，也许你说的大部分都是错的！但并不是说这一次你完全错了。那个人肯定是一位乡村医生，而且的确喜欢步行。”

“这么说，我猜对了。”

“也不过如此。”

“但这就是所有事实了。”

“不，这绝不是全部。例如，这手杖，还不如说是一家医院。由于两个字头‘C.C.’是放在‘医院’一词前的（在英文中，医院一词的字头也是H），所以，很自然地使人想到 Charing cross 这两个字来。”

“或许你是对的。”

“如果咱们这一点假设的确正确，那我们就又得到一个新的依据了。由此，就能对这位客人进行想像了。”

“即使‘C.C.H.’指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我们又能知道什么呢？”

“既然懂得了我的方法，那就请运用吧！”

“我只能看出那个人下乡以前曾在城里行过医。”

“最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赠送行为呢？显然是他要离开医院，自行开业的时候。这么推断有可能吧？”

“当然有可能。”

“他不会是个主要医生，在伦敦行医需要有相当的名望。如果说他是在医院工作又不是主要医生，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地位比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稍高。根据手杖上的日期可以看出，他是在五年前离开的。所以，你的像是

错误的了。这里出现了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还养了一条狗。”

“至于后一部分，我无法验证，”我说，“但是要找出几个关于他们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是不会太困难的。”我从小书架上取下一本医药手册，翻到人名栏处，里面有好几个姓摩梯末的。我读出了这段文字：

“杰姆士·摩梯末，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外科医生。因论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瑞典病理学会通讯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一八八二年的《柳叶刀》），《我们在前进吗？》（载于一八八三年三月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家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华生，正如你所说，他只是个乡村医生；只有非常亲密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爱功名的人才会离开伦敦跑到农村去；只有马虎的人会在你的屋里等了一小时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反而留下自己的手杖。”

“那狗呢？”

“它常常叼着手杖跟在主人后面。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的牙印。从牙印间的空隙来看，它的下巴比猎犬的宽，比獒犬的窄。它一定是条卷毛长耳黄犬。”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这一点呢？”

“很简单，我现在已看到那条狗在咱们大门的台阶上了，它主人按门铃声也传了上来，华生，你们是同行，你在场会对我有帮助。华生，听到脚步声了吧。请进！”

我原来以为他是个一看便知的乡村医生，但他却又高又瘦，鹰钩鼻，他的外衣已经脏了，裤子也已磨损。他虽然还年轻，可是长长的后背已经弯曲了，走路时头向前探，具有贵族的风度。他一进来眼光就投向那根手杖，欢呼一声就跑了过来。“太好了！”他说

道，“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它。”

“这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您的吗？”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唉！真糟糕！”

“为什么？”摩梯末医生诧异地眨了眨眼。

“因为我们的几个小推断被您扰乱了。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先生，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的可能。”

“啊哈！我们总算还没弄错。”福尔摩斯说道，“嗯，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称我先生好了，我只不过是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可很明显，您是个思维缜密的人。”

“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

“不。这是华生医生，我的朋友。”

“先生，很高兴见到您。我经常听到人们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连在一起。我真没想到会看见这样的头颅和这种深陷的眼窝，我真羡慕您的头骨。”

福尔摩斯请他坐下。“先生，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对本职很热心的人。”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您是自己卷烟抽的，请点一支吧。”

医生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娴熟地卷好一支。

“先生，您昨天和今天的两次来访，不光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当然不，我来找您，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儿。而且我知道您是天下第二的专家。”

“谁是第一的呢？”

“对于一个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荣先生的办案手法总是很吸引人的。”

“那您为什么不去找他呢？”

“先生，我是说，就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可是，就对事物的实际经验来说，您是无与伦比的。”

“摩梯末医生，请您说出您的问题吧。”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这儿有一份手稿。”医生说。

“您进屋时我就看出来，是一张十八世纪初期的手稿，否则就是赝品了。”福尔摩斯说。

“您怎么知道的呢？”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手稿大约露着一两英寸。我想，这份手稿完成于一七三〇年。”

“是一七四二年。”医生把它掏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托付给我的，三个月前他突然死了。我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医生。他把这份手稿看得很重要，他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而事实上，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接过文件，平铺在膝盖上。

“华生，请看，长 S 与短 S 的换用，这就是我确定年代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凑到他肩后看着那张黄纸和褪色的字迹。开头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一七四二”这个数字。

“看来像是一篇记载。”

“是关于巴斯克维尔家的传说。”

“不过，我想您来找我也许是为了目前的和更现实的事情吧？”

“是件迫切的事儿。这篇东西很短，而且很重要，让我读给您听。”

摩梯末读道：

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一事有过各种说法，我记录下来的原因是我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听我祖父讲的。儿子们，你们知道此事后，也不要害怕，只要自己将来注意就行了，以免家族的灾难重落在你们头上。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我向你们推荐克莱仑顿男爵所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原来被修果·巴斯克维尔占有。他生性凶残，这在西部人人知晓。这位修果先生看上了在庄园附近一个庄户人家的女儿。可这位好少女一直躲着他。有一次在米可摩斯节那天，这位修果先生得知姑娘的父兄都出门去了，就和几个小混混把她抢了出来，关在庄园的一间小屋子里。修果和朋友们在楼下狂欢痛饮，姑娘听到他们的吼叫已是不知所措了。最后，她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从窗口，抓着蔓藤爬了下来，然后就穿过沼泽地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有九英里。

过了一会儿，修果带着酒和食物（说不定还有更糟的东西呢）上楼。他突然发现姑娘不见了，便暴跳如雷，嚷道：“只要当晚我能追上那丫头，我愿把肉体 and 灵魂交给魔鬼。”这时有一个凶恶的家伙说应当把猎狗放出去追她。修果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狗们闻了闻就把它们全都轰了出去。

这些坏蛋们过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到沼地里去干什么，接着又都叫嚷起来。最后，他们清醒了些，十三个人一起上马追了下去。在月光的照耀下，他们顺着少女返家的必经之路飞驰而去。

他们跑了一二英里，遇到了一个沼地里的牧人，问他看到了那个少女没有。那牧人说看到了那个少女，后面还有一群猎狗，后来，修果·巴斯克维尔也骑着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大猎狗紧紧地跟在他的马后面。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吓得心惊胆战了。因为他们听到沼地里传来马跑声，随后就看见那匹黑马，口吐白沫跑了过来，鞍上无人，缰绳拖在地上。醉汉们惊惧地挤在一起，可还是往沼地里走去。他们最终赶上了那群狗。这些狗虽都以骁勇闻名，但此时也挤在一条深沟的尽头，一起哀号。

醉汉们勒住了马，他们比出发时清醒多了。有三个胆子最大的继续催马向山沟走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敞的平地，那少女的尸体就在那里。可令三个醉汉害怕的是，在少女身旁，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上有一只又黑又大的猎狗，正咬着他的喉咙。突然，那条狗向他们扑了过来。三个人一看就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走了。据说其中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得个终身精神错乱。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个猎狗传说的来历。据说，从那以后，那条狗就一直骚扰着咱们的家族，在我们家族里，有许多人奇怪地死去，但愿上帝保佑，不要降罪于我们第三代以至第四代惟圣经是听的人们。我的儿子们，你们万不可在黑夜或是罪恶势力嚣张时走进沼泽地。

这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留给两个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家书，并告诫二人一定不要将此事告知其姐伊莉莎白。

摩梯末医生读完了手稿后望着歇洛克·福尔摩斯。

“您不觉得很有趣吗？”

“对一个搜集神话的人来说，是很有趣的。”

摩梯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这儿有一张今年五月十四号的《德文郡纪事报》，是关于几天前爵士死亡的短述。”

我的朋友全神贯注地听着。

医生又读道：

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猝死使本郡人十分哀伤。据说，在下届选举中，他可能被选为中部德文郡自由党候选人。虽然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长，但因其为人忠恳与慷慨已深受大家敬爱。他来庄园不过两年，当人们对他的大型筹建和修葺计划津津乐道之时，计划却因他的猝死而中断，他有许多财富，而且还公开表示：在有生之年要捐助乡里。因此，许多人都为他的死而悲伤。

验尸报告没有将爵士之死查清，爵士为鳏夫，据说在某些方面表现得与众不同。他虽有许多财产，却只雇佣了白瑞摩夫妇二人，丈夫为总管，妻子为管家婆。他们的证词说明：爵士有精神不良的征兆，尤其是心脏病。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杰姆士·摩梯末也这么说。

案情很明显。爵士有一个习惯，每晚睡觉前，一定要沿庄园有名的水松夹道散步。五月四日，查尔兹爵士说他第二天要到伦敦去，还命令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和平常一样出去散步，可是再也没有回来。在夜间十二点钟的时候，白瑞摩发现大厅的门还开着，他就点燃了灯笼，出去找主人。顺着夹道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小路的中间有一个通向沼地的栅栏门，种种迹象表明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曾在这扇门站着，然后沿着夹道走了下去，而他的尸体是在这夹道的末端被发现的。白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通过了那扇栅栏门后，就变了样，好像是用足尖走路了。从查尔兹爵士的身上

人们找不到任何受到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从医生开出的证明来看，他面容扭曲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是一种因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时候常有的现象。法院的验尸官也递交了一份类似的判断书。如此结果十分妥善，因为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后代仍将在庄园中居住下去，并将继续那些善行。据了解，如果查尔兹爵士还有活着的最近的亲属的话，那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了。以前，曾听人说这位年轻人居住在美国，现已开始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财产。

摩梯末医生把报纸叠好，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这些都是有关爵士之死的一般事实。”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先生，是您引起我对这件案件的兴致，您所讲的这段新闻已包括了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的。”

“那么，请您再告诉我一些内幕吧！”

“这样，”摩梯末医生说，“就会把我未曾告人的事情都说出来的。我连验尸官都没告诉。我最怕在公众面前显得好像是相信了迷信。我的另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事情再恶化的话，庄园那本已十分可怕的名声就会变得更糟。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讲出来为好。但对于您，我要一五一十都说出来。

“沼地上的住户们相距都比较远，从而居住较近的人们便很亲密。所以，我和爵士见面的机会较多。查尔兹是一个爱独处的人，可是病症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使我们亲近起来。

“在最后几个月里，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查尔兹爵士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虽然他总在自己的宅邸之内散步，可一到了晚上，他就无论如何也不肯到沼地上去散步了。查尔兹爵士认为他的家已经是大难临头了。他多次问过我，是否在夜间出访的路上